



# 跨越时空的交谈

刘文飞

2022年12月30日,习近平主席在北京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视频会晤时强调,双方要发挥传统优势,推动人文交流继续深化,办好中俄体育交流年,打造两国人文合作新品牌。

近年来,由《叶甫盖尼·奥涅金》《静静的顿河》《安娜·卡列尼娜》等俄国文学名著改编的话剧、音乐剧不断在中国演出,吸引了一批批观众、读者走近这些杰出的作品,促进了中俄文化交流,这是我作为俄国文学翻译者所乐见的。

2014年9月6日,第二届“阅读俄罗斯”翻译奖颁奖典礼在莫斯科市中心俄罗斯国家图书馆举行,我的译著《普希金诗选》入选,我也成为当晚4位获奖者之一。《普希金诗选》是一本俄汉双语对照版本,我获得的“阅读俄罗斯”翻译奖,是俄联邦政府面向全世界俄国文学翻译家设立的奖项,作为两年一度莫斯科翻译家大会的压轴戏,颇受全球俄国文学研究者和翻译家关注。分析我的获奖原因,仍在普希金。对普希金及其诗歌的翻译,在其故乡无疑更易获得认可。

2015年,我获得俄联邦政府颁发的友谊奖章。颁奖时间是11月4日,即俄罗斯人民团结日,地点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金碧辉煌的乔治大厅。俄罗斯友谊奖章设立于1994年,颁发给在各民族间维护和平、发展友谊、促进合作、增强理解的俄罗斯与外籍人士。

山呢。”这段话是我对普希金那句名言的阐释和演绎,一定程度上也是我翻译普希金的体会和心得。作为我的翻译对象的普希金,原来也对我们这一行的酸甜苦辣了若指掌,这或许是因为,他本人也是一位文学翻译家。

为文化交流添砖加瓦

为了让普希金诗歌产生更大影响,我组织过一些诗歌朗诵活动。2017年2月10日晚,普希金逝世180周年纪念日,一台由我编写脚本、提供译作的《致普希金》诗歌音乐会会在上海东方艺术中心举行,濮存昕、姚锡娟等艺术家登台朗诵普希金诗作,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钢琴系主任皮萨列夫演奏柴可夫斯基、拉赫玛尼诺夫等人的音乐作品。晚会结束时,全场观众与演员们齐声朗诵普希金的《假如生活欺骗了你》,场面十分感人。

后来,我把这台晚会的脚本和剧照编辑成《致普希金》一书,由商务印书馆于2019年出版。时任俄罗斯驻华大使安德烈·杰尼索夫看到这本书后爱不释手,曾带着它前往首都师范大学校园,出席北京第一座普希金纪念碑落成仪式。在仪式上,他对普希金和我的名字做了别致的“阐释”:普希金就是“人们普遍希望的黄金”,刘文飞则是“文学的飞翔”。

我译普希金的最新成果,是2021年新出版的3本普希金诗选:一是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普希金抒情诗集》,书中收入高莽先生和我翻译的普希金诗作。高莽是杰出的俄语言文学翻译家,将我的译作与他的译作放在一起,也是向几年前离世的他表示致敬和缅怀。二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普希金诗选》,这部诗集是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网络本”外国文学名著丛书之一,收入普希金诗作200余首。这是一部译作合集,收有穆旦、魏荒弩、高莽、丘琴和谷羽等诗歌翻译名家的译作,实为中国翻译家集体智慧的结晶。三是商务印书馆推出的《普希金诗选》,此为“汉译世界文学名著丛书”之一,商务印书馆推出这套文学名著汉译,意在与该馆



《普希金诗选》:刘文飞译;商务印书馆出版。

享有盛誉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构成双壁,《普希金诗选》能够入选,作为译者,我深感荣幸。

40年翻译普希金的经历,是我不断接近普希金、不断接近俄国文学和文化的过程,是我中俄文化交流添砖加瓦的过程。翻译普希金的40年,也是我作为一名文学译者不间断的学习史,与普希金跨越时空的漫长交谈总能给我以启迪和激励。

刘文飞,1959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翻译家协会理事、中国俄罗斯文学研究会会长,译有《普希金诗选》《俄国文学史》《悲伤与理智》《哲学书简》等作品。

章。”2017年,习近平主席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发表的主旨演讲中提及在印尼发现的千年沉船“黑石号”。印尼国家博物馆珍藏有几件特殊的文物,它们便是“黑石号”沉船搭载的唐代“外贸商品”。

1998年,一位渔民在印尼勿里洞岛附近的爪哇海域发现了一处古代沉船遗迹。由于发现地靠近一块黑色礁石,这艘沉船被当地人称作“黑石号”。经过打捞发掘,一艘来自公元9世纪、保存状况良好的阿拉伯帆船重现于世。考古学家根据船上所载物资研判,“黑石号”很可能从中国扬州出发,沿海行至广州补给后,一路经过东南亚地区,在穿越马六甲海峡前往阿拉伯地区途中意外触礁沉没。

在“黑石号”搭载的货物中,考古学家们发现了5万余件来自中国唐代的瓷器,其中大批产自长沙窑,还有邢窑白瓷、巩县窑白釉绿彩瓷和越窑的青瓷等,种类非常丰富。在这些瓷器上,南亚风格的贴画、狮子形状的图案,波斯、阿拉伯风格的装饰精美绝伦,令人惊叹。有媒体评价称,这是一次千年前“中国制造”的集中展示。通过“黑石号”的考古发现,海上丝绸之路在中国唐代的兴盛与繁荣可见一斑。

“数千年来,茫茫大海没有吓退富有探险精神的人们,他们为印尼与中国、世界各国家之间的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带来了机遇。”印尼国家博物馆馆长斯里哈蒂尼说,穿越千年历史,这些从中国远道而来的瓷器讲述了贸易交往和文化交融的精彩往事,揭示了全球各地区文化交流发展的历史路径。

伴随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中印尼两国船队往来其间,成为联结各国人民友谊的纽带。2013年,习近平主席在访问印尼期间首次提出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这些年来,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已经成为广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为参与国家和地区的民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和成就感。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10年前,舒伟雅还是印尼阿拉伯大学汉语专业学生,在印尼国家博物馆担任翻译并介绍图片展是她倍感珍惜的一段经历。参观结束时,习近平主席鼓励舒伟雅和同学们好好学习中文,为中印尼友好事业贡献聪明才智。如今,舒伟雅已成为一名高中中文教师,向更多年轻人传递着中国文化知识。她7岁的女儿喜爱中国动画片,喜欢听中国寓言故事,已经是小小的“中国通”。舒伟雅期待两国人文交流日益密切,希望女儿长大后也成为两国文化交流合作的使者,将印尼和中国民间的友谊代代传递。

图片均为印尼国家博物馆内陈列的中国瓷器。

图片均由印尼国家博物馆提供

为伦敦河,“英格兰的大动脉”,来自世界各地的奇珍异宝、美酒香料在此交会。河水涨退,日升月落,船坞与码头渐渐寂寥。经历100多年的治理,泰晤士河重回宁静祥和,风景宜人。

更远处,蓝灰色建筑群高低错落,密密麻麻,大片现代玻璃幕墙闪烁着光泽。这里一度是世界上最繁华的码头之一,经历着起起伏伏,如今成了新兴金融城。在摩天大楼勾勒出的背景之下,眼前的河流、宫殿、草坪与树木都有了新的时间注脚。

夜幕降临,格林尼治天文台上,向北方打出一道绿色的激光,本初子午线也伴随科技发展有了新的模样。这座曾在天文学研究上保持领先的天文台,如今是一个面向大众的博物馆,讲历史,也谈现在,说哈雷彗星的发现,也定期介绍中国古代历法的制定与如今的航天成就。一个探索更加广阔宇宙的时代已经到来。世界各地的游客来到这里,看树、看宫殿、看河流、看摩天大楼,回望历史,畅想未来。



本版责编:王佳可 庄雪雅 王迪  
电子信箱:rmbgjk@163.com  
版式设计:蔡华伟

# 『中国瓷』讲述海上丝路故事

程是娟

印度尼西亚星罗棋布的岛屿,如散落在赤道上的点点翡翠。2000多年前,中国商船已扬帆远航印尼,写就海上丝路的传奇篇章。位于雅加达的印尼国家博物馆内,珍藏着8000余件中国瓷器文物,向人们讲述着中印尼文化交流和海上丝路发展兴盛的故事。

千年古瓷闪耀文化魅力

201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印度尼西亚国会的演讲中谈及印尼国家博物馆陈列了大量中国古代瓷器,并走进印尼国家博物馆参观“中印尼友好”图片展。“演讲中,习近平主席将两国人文交流的故事娓娓道来,展现出大国领袖的人文情怀。”当时在现场担任翻译的印尼青年舒伟雅说,从奔腾流淌的梭罗河,到印尼民众熟知的郑和下西洋,再到《红楼梦》对爪哇奇珍异宝的形象描述,习近平主席对中印尼文化交流历史的通晓令她钦佩不已。

走进印尼国家博物馆的瓷器展区,令人遥想海上丝绸之路“舶交海中,不知其数”的繁华盛景。展览根据时间顺序精巧设计,选展文物也各具代表性,一件件来自中国汉、唐、明等不同历史时期的瓷器,闪耀着中国文化的璀璨光彩。

博物馆藏中历史最悠久的中国瓷器来自西汉时期。据《汉书·地理志》记载,早至公元前1世纪,中国与东南亚各国就多有来往。在汉代广为流行的香料“鸡舍香”正是原产自印尼群岛的植物“丁香”。古籍中的记载与一件件出土文物相互印证,勾勒出一条始自中国东南沿海,贯穿整个东南亚、南亚地区的海上丝绸之路。

唐宋时期,随着人们对季风和洋流运行规律越来越熟悉,商贸船队定期出航,越来越多制作精美的中国瓷器远渡重洋来到印尼群岛。世界各地的人们在航路上相互交流,增进了解,销往海外的中国瓷器上出现了具有东南亚、南亚地区特色的纹饰图案。这些“高级定制”瓷器充分展现出海上丝绸之路沿线不同文明的交融互通。一件件闪烁着温润光芒的瓷器,串联起一部中国瓷器编年史和一部海上丝路发展史。

在3件直径各达40多厘米的元代青花瓷盘前,17岁的印尼学生阿桂良久驻足,细细观摩。瓷盘上的双鱼水藻纹、花果纹、飞凤纹等纹饰,融合了中国传统文化与异域风情,线条流畅优美,填色留白恰到好处。屏息凝神近距离欣赏,更觉气象万千。阿桂喜欢艺术设计,常常逛博物馆寻找灵感。“不同时期的中国瓷器,展现了不断进步的烧制工艺和逐渐变化的审美趋向。”阿桂说,自己曾经最喜欢宋代的青白瓷,简约典雅的风格很有现代感和设计感。如今,她又迷上了青花瓷,“青花瓷造型精巧大气、纹样明快浑厚,独特的风格同样让人过目难忘。”

人文交流深化传统友谊

“古丝绸之路打开了各国友好交往的新窗口,书写了人类发展进步的新篇

# 格林尼治随想

冯家原

旅人心语

与如今几无二致。站在格林尼治天文台旧址东侧向西北方向望去,眼前铺展一片开阔景象,草坪、宫殿、河流、摩天大楼依次向远处延伸。地面上,黄铜与不锈钢标记出0度经线;不远处,一人多高的时钟悠悠旋转。在这里,时间与空间的概念、关联与变化,如此清晰可见。

顺着山坡缓缓延伸出去的草坪上白雪覆盖,两旁的行道树银装素裹,在阳光下晶莹闪烁。松鼠在此跳跃,孩子们滑雪玩耍,还有专门从市里来聚清静的市民,或者看书,或者发呆。格林尼治公园里有将近4000棵树,其中有50多棵古树,最长寿的有400多年历史,经历了英国从斯图亚特王朝至今的岁月。

草坪的另一端是一座白色古建筑——皇后宫。如果说格林尼治风景如画,那么皇后宫就是优美的黄金分割线。这座建于17世纪的建筑,是英格兰第一座全古典式建筑,宫殿两旁白色的走廊沿地平线对称延展。据说,当时皇后宫的建筑师深受文艺复兴时期建筑风格特别是意大利建筑师安德烈亚·帕拉第奥的影响,将意大利建筑

